

寿州巨案

高华至刚



寿州巨案

高华 至刚



寿州巨案

高华 至刚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191千字 插页 1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459 定价：1.80元

ISBN7—5014—0016—4/I.4

印数：00001——4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历史小说。清嘉庆年间，寿州首富张家的三儿媳被老二诱奸，此后又与族侄苟合被车把式李家父子撞见。老二为顾全张家体面，毒死李家父子，并买通知州和尸亲，企图了事。知州听差怂恿一泼皮向两江总督上控，受命复审的知县受贿，并将写状讼师下狱。讼师之子又上控到步军统领衙门。嘉庆皇帝多次下诏，并委钦差大臣查办。前后历时四年，始将这一震惊江南，轰动朝野的巨案查清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可读性较强。

楔 子

老话说：“十恶不赦”。

何谓“十恶”？指的是封建社会严重危害君主专制统治和伦常之法的十种犯罪。“十恶”之十是“内乱”罪。“内乱”之意和近代刑法典中的概念截然不同。近世谓“内乱”，指的是颠覆政府，破坏国体、变更国宪的反乱行为，而“十恶”中的内乱，却是家族间亲属中的犯奸行为，又称“禽兽行”。

清朝嘉庆年间，安徽寿州地方发生了一起大命案。案件的起因即是由“内乱”引起，一案毒死三人，奸妇又自缢狱中。波谲云诡，迷雾重重；传说纷纭，世人瞩目；轰动江南，震惊朝野；几经反复，历时四载，真情始得大白于天下。嘉庆皇帝仅为此案就颁发过近三十道谕旨，有时甚至一日三道，气得这位“英主”在奏折上用朱笔亲批：“此案可恨极矣！”

其实，可恨的倒不是“此案”，可恨者何？严明的读者自会有公正的判断。

望着丈夫瘦条条的身影，消失在村外驿道上淡淡的尘埃中和雾气里，胡灵枝的眼睛湿润了，她强忍着抽泣，依旧木然地站立着。

“大勋，你就不能多在家呆些日子吗？”昨天一夜，她紧紧地抱着丈夫那瘦骨嶙嶙的身子，似乎生怕他会一下子飞开。她用满含忧戚的口气，贴着他那生着几茎鼠须的唇角、贴着他那薄得几乎透明的尖削的耳轮，一遍遍地央求。

前半夜，张大勋还答应得好好的，他说，他也不想吃这当差的饭，一年到头给官府押运粮草，象只不着窝的野鸭子。可是鸡叫二遍的时候，他虚汗淋淋地披衣坐了起来，伸出细长的胳膊，抓起了床边几案上的白玉鼻烟壶，斜靠在她的身上不断地闻，连连打了两个大喷嚏，转过了脸，改了口：

“不行啊！灵枝，这差事儿还是不能丢，跑一趟，挣不少银子哩。县里的老爷还夸我能干……”他又得意地拈了一撮鼻烟，微微闭上了眼睛。

她有点厌恶地盯着他鼻孔和上唇沾染着的虎皮一样的烟斑，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：“县里的老爷就成天撇下老婆守空房么？银子、银子，等你发了大财，我也成老茄子了！”

“你不会老。”他逗她笑。她无奈地叹息了一声，柔声问：“你真狠心！我问你，你在外头是不是叫什么骚女人绊住了腿？”

他指天指地起誓。

她嗤地笑了。

他也笑着问：“你呢？该没养汉吧？”

“去！”她搔了他一下，娇嗔地说，“你信不过，就别走，一天到晚守着我。我才盼哩！”

“我信……阿嚏！”

“当心凉着。”她掀起被子，让丈夫睡下。“我有点怕——”

“怕啥？”男人咕噜着问，已经睡意朦胧。

她欲言又止，眼前闪过二兄张大有那直勾勾盯着她的酒盅般大小的眼睛，还有他唇边那淫邪的笑容。

“你呀，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儿子呢？”丈夫似睡似醒地说。

“不生儿子，怪我？”她忽然有点恼怒，“你不回来！你不中用！”

丈夫没有吭声。

“生气了？”她思忖，抱住他的头，轻轻摇了摇，又幽幽地问，“你明早果真还要走吗？”

疲惫的丈夫回答她的是鼾鼾的鼾声。

又是一阵鸡啼。窗纸已经泛白。她的心一紧，久久地把丈夫揽在怀中；片刻，又轻手轻脚起了身，为他准备干粮和行装。

雾气已经散尽，嫩绿的柳丝在柔风里摇曳着，驿道上一片沉寂，运粮队的车轮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早已听不见了。林间传来阵阵鸟鸣。空气很清新，流荡的春风里带着潮润的气息。这里离淮河很近，离波光淼淼的瓦埠湖更近，眼下天色

晴和，隐隐可以看见湖上的帆影。一时间她心中空落落的，不由想起了濒临湖边的那个稔熟的小镇，小镇上那片有着木阁楼的南货店。她的父母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这片小店。不知怎的，她想起了店里那个眉端目正的伙计，有一次，在那吱吱作响的楼梯上，他急匆匆地塞给她一朵绒线花，因为心慌意乱，他一脚踏空，险些从楼梯上滚下去。她惊叫了一声，想扶他，却又被他撞了一下，站立不稳。他忙又拉她，扯住了她的衣襟，两个人跌坐在扶梯上。他吓坏了，忙问：“小姐，碰着了么？”

“哎哟，你把我摔成瘫子了……”她轻声说，“看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侍候小姐一辈子。”

在楼梯上那昏暗的光线里，她看到了他那双纯真的有些孩子气的眼睛。

她费力地站了起来，看到他本想搀她，又怯怯地缩回了手。她喜欢他这种憨厚的样子。手肘碰了个大青块，疼得钻心，可她依旧笑盈盈地把紧紧拿在手里的绒线花，插到了头上。

她有心嫁给他，可是，爹妈看出她和那小阿哥有点意思，气鼓鼓地辞退了他。她不敢违拗，甚至连对小阿哥的好感也不敢表示出来。只是悄悄跑出了家，追上小阿哥，把那朵沾着泪水的绒线花还给了他。爹妈把她许配给了寿州远近闻名的富户张体文的小儿子张大勋，整日价嘻嘻哈哈的。公公张体文财大气粗，在地方上颇有些势力。张家有三个儿子：老大张秀伦是个读书人，虽然乡试落第，每日却摇头晃脑，吟诗作文，似有满腹经纶；老二张大是有是个武举人，专

爱弄枪舞棒，出入花街柳巷；张大勋排行老三。

刚刚嫁到张家，胡灵枝也满心欢喜，谁知大勋在外当差，一门心思巴结上司，聚敛钱财，全然不把她挂在心上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当初嫁给小阿哥，整日恩恩爱爱，倒也其乐融融。她有些怅惘地想着，不觉潸然泪下。

“嗨，弟妹，”身后陡然响起一阵马蹄声和张大有笑吟吟的声音，她吓了一跳。转脸一看，张大有腰挎长剑，翻身下了马，眼睛骨碌碌地把她从头瞄到脚，搭讪道，“三弟走了，你再看，也不挡饥，也不解渴的。弟妹，你可要当心身子，比不得我们这些有功夫的人，摔打惯了，铁打的一般。瞧，你那双小脚哟！——‘寒从脚下生’……”

她听出了他话中调笑的意思，红了脸，低头一看，裤腿和青缎绣花鞋都被露水打湿了。她敷衍地说道：“二哥，你练功去呀！”说罢，抽身疾走。

张大有却牵着马，笑咧咧地跟上来说道：“你要是受了寒，病了，谁不心疼啊？我这当哥哥的可不象三弟那么狠心……”

“你还是去心疼嫂子吧！”她头也没回，正色地说，“嫂子自打生了斗子，病了一年多了，你管过她吗？”

“她能跟你比？”张大有伸了伸舌头，“她要有弟妹一半水灵气儿，我端屎端尿都认了！”

这时，家里的仆人孙亮摇晃着罗圈腿，急匆匆跑来了。张大有这才停下脚步。

孙亮老远就摆着手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二爷，不好了！你快回家看看吧，二奶奶心口疼病发作了，刚才昏死过去了……”

“咋呼什么？”张大有眼一瞪，黑乎着脸说，“不是还没死吗？”

二

胡灵枝急匆匆向家中走去。

张宅位于镇中心街道十字口的路北，是一所前后三进、屋宇高耸的大宅院。门前两尊石狮子、一根大旗杆；门楼上高悬着县太爷题的匾额：“荫泽乡梓”；黑漆大门上，凸镌着一副红底黑字的楹联：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。进得门楼，是一个大照壁墙；照壁后面，是一个高大轩敞的四面厅；第二进院子，住着鳏居的整日食斋念经的公公和老大张秀伦；她和老二张大有一家住在第三进院子。后院是仆人、长工的住房和马厩、猪圈、鸡棚。

她沿着窄窄的雨廊，贴着墙快步走到第二进院子，推开了张大有的房门。她急切地想看望一下那病卧在床的二嫂子。她怜悯这个不幸的女人。尽管她和二嫂子很不同：二嫂子干瘪、早衰、眉眼已失去了俏丽，病恹恹的没有多少活气；自己呢，谁见了不说是美人胎子，丰肩窄腰，柔韧的肢体里发散着似乎自己都可以嗅见的活脱脱的气息。可是，她觉得自己和二嫂子又同样苦命：她们都得不到男人的欢心，在寂寥中打发着让人发腻的日子。

“哎呀，三奶奶，你来得正好！”年轻的乳娘抱着斗子，因为恐惧，脸色发白，嘴唇微微颤抖，“二奶奶人事不

知了……”

她向躺在床上的嫂子望了一眼，心里一阵悸动。那只是一具萎缩了的僵硬的干尸，全然不象一个有生命的活物。薄薄的被衾胡乱裹在身上，露出一张蜡黄的脸和两只尖尖脚——那脚象鞋楦子一样硬梆梆的。她忙在床沿坐下，拉起嫂子枯柴似的手，把着脉息，脉息微弱极了，象一缕若断若续的游丝。她轻轻地放下了那只冰凉的、指甲青白的手，狠劲地摁了摁嫂子的人中，片刻，嫂子微斜的唇角缓缓地吐出了一声幽长的叹息。她站起身，走到桌边，倒了一杯热茶。乳娘放下斗子，帮着她扶起了嫂子。

“喝点水吧，嫂子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嫂子的头倚在她的臂弯里。茶水一半流进了嘴里，一半顺着唇角淌下。咽喉里咕噜响了一声，嫂子慢慢地睁开了眼。好半天，她才认出了她：“是你，灵枝妹……”停了停，又问，“斗子他爹还没有回来吗？……我怕是不行了，他——不来也罢了……”声音低微而平淡，似乎既没有怨恨，也没有凄凉。

胡灵枝心里发酸，宽慰地说：“快来了，他正往家走哩。”其实，她知道张大有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的。

刚才，走过镇东头一个麦场的时候，张大有让卖艺人的锣鼓声吸引住了。麦场变成了绳戏场，两个三叉木架上，紧紧地绷着一条粗绳。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子，身穿湖绿色密纽的小袄，扎腿小脚管的粉红裤，头上包着一块白绸角形的头兜，露出两抹如漆的鬓发；手里拿着一根白线绕绞的五尺来长的杆子，两头系着两个缀黑穗子的小球，款款滑动着一对小小的金莲，在绳上颤颤悠悠、忽低忽高走来走去，移步时

翩若惊鸿，驻足时如蜻蜓戏水。

当她走过麦场的时候，听见那女子在绳上咿咿地唱道：

世事艰，

行路难。

脚下只有一线路，

何处大道如青天？

她素来看不起在街头卖艺的女子，可刚才远远瞥见那小姑娘在忽悠悠的绳上轻曼地走动，禁不住暗忖：这些人虽说抛头露脸、走乡串镇、免不了吃许多风霜之苦，可也自在得如林中的鸟、大野的风、高天的云。如今听这女子的歌声，含着凄凄的味道，不觉又有些黯然了。

她看见张大有在马上踏蹬而立，盯着那卖艺的女子，便加快了脚步，想从斜刺里的一条小路绕过去，避开他。谁知他却陡地转过脸，对她眦眦眼，又俯下身，对孙亮咕嘈了一句，孙亮便扭着罗圈腿，趑趄了过来。

她知道，孙亮是张大有的心腹。前二年，张大有从人牙行的手中买了一个水葱儿样的小姑娘，不想这小姑娘却刚硬得很，没有一日遂顺过，还暗中和长工、老车把式李庚堂的儿子李小八子相好，气得张大有把她绑起来，把一只大狸猫塞进她的裤裆里，抓搔得她疼痛难忍，然后把她赏给孙亮做了老婆。孙亮自是感激不尽。

“三奶奶，”孙亮躬着腰说，“二爷见您心烦得很，他说，要把卖艺的叫到家里，给您解闷……”

“我心里一点不烦！”她冷冷地说了一句。

此时，她望着幽幽只有一丝气的嫂子，心里真替她难受。她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不请郎中了？”

嫂子无力地摇摇头：“治得了病，治不了命。”忽然，她的失神的眼睛茫然四顾，接着，伸出两只鸡爪似的乌青的手，惊惶地叫道：“我的斗子！我的斗子！”

乳娘急忙把孩子抱给她。

她在斗子的小脸上一阵狂吻，蓦地，仰起头，殷殷地望着胡灵枝，恳切地说：“妹子，我归阴之后，就请你帮苦命的嫂子照看这没娘的孩儿吧！”

“嫂子快莫这样说……”

“不，你答应嫂子，我死也瞑目了。”她紧紧地抓着她的手，两眼忽然放出异样的盈盈泪光，身子却抖得象风中的一片枯叶。

胡灵枝觉得一股酸咸的热浪直向喉头涌来，她哽塞了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噙着泪，点了点头。

嫂子抖抖索索坐起来，要给她磕头。她忙扶住嫂子，连说：“使不得。”又强笑道，“你我姐妹，慢说你身子不好，就是平时忙不过来，叫妹妹照看一下侄儿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“难得你这样好心。”嫂子吁了一口气，这才重又躺下。

忽然间，从前厅传来爆豆儿似的锣鼓声，间或夹杂着嬉笑声。

嫂子捂着心口，痛楚地叫道：“哎哟，吵死人了！我直觉得透不过气来……，妹子，前院闹腾什么？”

她料想是张大有把那卖艺人招引到了家中，又不便明言，推说去看看究竟，起身出屋，想把张大有叫转来。走出三进院，刚刚拐上雨廊，猛不丁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，踉踉跄跄

退去，险些摔倒。那人却就势抢上一步，一把揽住她的腰，又在她腿上捏了一下。她定睛一看，正是张大有，本想抢白几句，又怕旁人万一听见，反而不好，便狠狠白了他一眼，刚说出“嫂子”两个字，张大有便截住她的话头，笑道：

“放心！那黄脸婆命大得很，牛筋似的，总也扯不断。——妹子，我看你郁郁寡欢，特把那走绳戏的叫来了，你也好开开心。不见你人，我正找你哩。”

“我没心思看。二哥，嫂子的病势着实沉重……”

“咳，快跟我走吧！”张大有说着又伸手要拉她。

她忙一闪身，朝前急奔了几步。

前院，一片喧笑之声。四面厅中，摆了好几排椅位，合族头头脸脸的人物都来了。大厅下首，挂着一桁珠帘，隐隐约约都是些穿红着绿的女眷。三叉木架就支在大厅的轩廊外面，那女子正在绳上翩翩移步，身子忽忽闪闪，象是飘浮在水波上，湖绿色小袄的下襟被风掀动起来，宛如张开了一扇莲叶。

胡灵枝在珠帘边站定，看见张大有——一边盯着走绳的女子，一边斜着肩膀挤进椅位中坐下。她本想把嫂嫂病重的事禀告公公，却见老爷子也居中而坐，看得入神，也就不敢惊动了。

锣鼓声忽然转急。那女子分开两腿，缓缓劈了一个叉，又悠荡起绳索，打秋千一般，在半空里仿佛是飘逸的云中仙子。猛地，她手一扬，那长杆飞转着上了天，两个黑穗子小球旋得流星一样，看得人眼花。只见她伸出小手，露出半截嫩藕似的胳膊，一把将长杆接住，飞快地将身一扭，对着厅上的男看客们嫣然一笑……

“贼攘的，耍得好！”厅中突然响起张大有牛吼般的嗓音，他哈哈一笑，不知从怀中摸出个什么亮闪闪的东西，手一抡，白光一闪，那家伙直朝那女子的腹下飞去。“着！”张大有同时一声怪叫，那白亮的器物应声击中了女子的小肚子，登时，她叫了一声，身子往后一倒，栽葱似地从绳上坠下。到底是有些功夫的人，在脑袋快要触地的一瞬间，她竟将头一扬，两脚稳稳地着地了。

珠帘后的女眷一片惊叫；厅上的男人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。胡灵枝看见，独有老公公张体文吓得闭上了眼，往椅背上一仰。他八成是担心自己那武举出身的宝贝儿子，莫不是放出了什么伤人的“暗器”。

厅上的男人们轰地爆出了一阵喝彩声。原来，那女子站定之后，双目含嗔，却隐忍未发，用左脚一勾，踢鞠球似的，将落在地上的那锭十两银元宝拨起，不偏不斜地挑进了三叉木架下盛钱的花漆铁盘中。

“好！”张大有叫道，“小妮子，你再上绳给二爷唱一曲！唱个中听的……”

公公张体文站起身，颤巍巍地走了。不知这位老爷子是心疼那十两银子哩，还是觉得戏耍过份了。

当公公走过珠帘边的时候，胡灵枝闪身出来，轻声说：“爹爹，二嫂子病得厉害，只怕……”

“唔，我早知道了。”公公神情木然，耷拉着眼皮，没有停步，边走边说，“人参、党参吃了几十两银子的，总不见起色，二媳妇也忒命薄了……”

胡灵枝觉得一阵心寒，垂下了头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这时，那卖艺的女子早已又跃上了绳索，随着老头儿的

唧唧哑哑的胡琴声，边舞边唱：

郎有心，
妹有心，
不怕山高水又深。
灯草搭桥也敢走，
苇叶当船不退身……

一曲终了，满堂彩声。众人正在哄闹，却见老大张秀伦面有愠色，踱着方步，从后面走进四面厅，把一条油亮粗黑的辫子一摆，指着张大有说：“二弟，凡事都有个限度。让村姑到家中唱这种东西，成何体统！”

张大有尴尬地站起来，翻了兄长几眼，哼了一声，扫兴地对那卖艺的女子一摆手，指了指在厅下垂手恭立的孙亮，说了一声：“跟他走，后面有赏饭！”

正在众人将散未散的时候，只见乳娘抱着斗子，神色张惶地跑来，顿足大叫：“二奶奶升天了！”

三

斗子两岁的时候，乳娘哭哭啼啼闹着要回家，怎么也留不住。镇上的人风一股儿，雨一股儿，说是在乳娘给娃儿喂奶的时候，张大有抓住了她的肥甸甸的羊袋子奶，据张家的厨娘说，白淋淋的奶水当时溅了张大有一脸。这一来，正经的娘儿们谁还敢给斗子当奶妈？

胡灵枝没有忘记嫂子临终前的嘱托，也没有背弃自己对

嫂子的允诺，她日夜照料着斗子，喂他饭、把他尿、给他洗涮、带他看轩廊外铜缸中的狮子头金鱼，听那挂在前厅的虎皮鹦鹉的鸣啭。金鱼看烦了，鹦鹉的歌唱听厌了，斗子又生出了新花样，他会一连几个时辰蹲在后院那棵古槐下面，看那排成长长一线的蚂蚁，沿着黑褐色的皴巴巴的树干往上爬。她也和斗子一块儿看，一边看，一边数着那总也数不清的密匝匝的蚁阵：一、二、三……；一百零一、一百零二、一百零三……

她爱斗子。斗子给她那苍白的日子增添了色彩。

斗子馋娘奶。

“两岁半的乖娃娃，不吃娘奶了。”她连哄带劝，“婶娘的奶水都让你吃光了。哦，斗子不哭，婶娘给你换棉花糖……”

“我不要棉花糖。”

“婶娘给你买蜂蜜糕。好吗？蜂蜜糕，蜂蜜糖，老头儿吃了不咳嗽，斗子吃了——不尿床！”

“我不吃蜂蜜糕！”斗子哭得更凶了，小嗓门象学着打鸣的小公鸡，“我要吃奶，石子哥四岁了，还吃娘奶哩！”

石子是老大张秀伦的小儿子。

她拗不过斗子，只好解开怀襟，让他噙着乳头。孩子也真怪，尽管没有一点汁水，只要噙着，也就不大闹了。

一天，她正让哭闹的斗子含着乳头，哄他睡觉。张大忽然闯了进来，他两眼发直地盯着她那依旧象少女一样丰满白皙、肌肤毫不松弛的胸脯，象被人施了定身法似的，痴痴迷迷。

胡灵枝脸上飞红，忙转身掩上怀襟，放下斗子，拔脚走